



祁智
精品成长文集

金波 曹文轩 秦文君
黄蓓佳 沈石溪 张之路

联袂推荐

除夕的鸟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CHUXI DE MA

除夕的马

祁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除夕的马 / 祁智著. — 南宁 : 接力出版社, 2012.12
(祁智精品成长文集)
ISBN 978-7-5448-2764-5

I. ①除… II. ①祁…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4489 号

责任编辑: 孙燕楠 美术编辑: 张 凯 李小璐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刘 冬 媒介主理: 高 蓓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1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 录

狂奔 1

他隐约听到遥远的地方升腾起掌声和欢呼声，如同灿烂的霞光。

除夕的马 16

我们的木马站在稻草堆旁边。天快黑下来了，但遮不住它的火红。

等待 41

小水忽然醒了。他蹲坐在墙角睡着了，最后一颗鞭炮还握在手心。

过年 49

孩子在这个除夕，知道了除旧迎新的程序，也懂得了最初的礼仪。

倒立行走 57

如果能让一个学生考上体育类大学，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体育老师 63

葛天呈看到黄时冲总躲避他的目光，脸上是经不起推敲的神情。

心存感激 87

我父老兄弟的孩子，仍然过着不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在看我们的书。

棉鞋 90

我从无数条腿之间爬过去，没摸到鞋，再爬过来，还是没有摸到。

看电影 95

放映机射出一道光柱，把银幕抓在光圈里。大家眼前顿时亮堂了。

游泳 101

我如同憋了许多天没有下水的小鸭子，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水里。

朗诵比赛 104

我当时想，我不可能改变性别，只有在普通话的准确上超过她。

四月 107

村里的人第一次见到这阵势，第一次听

到这么齐、这么亮的声音。

生猪收购站 114

猪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但看到人气急败坏，都想笑出声。

学校 120

老师们大多数不会说普通话，少数人会说，也是满嘴地方口音。

烧饼 125

炉膛里烧的是木炭，通红的火力旺而不狠。肉丁油顺着炉壁往下淌……

考试 128

这个黑影一动不动，又时不时动着——他应当是拿着手表，在辨认时间。

书房 135

我知道没有东西可找，但还是会经常翻一下，体会有书橱的感觉。

路口 141

那个交警向我这边走来。我心一下子发毛，以为违反了交通规则……

餐桌上的酱 144

酱天天出现在姑娘的饭桌上……这是姑娘的福分，也是父亲的福分。

你好，派出所 148

手枪在盒子里，挎在他右屁股上方，一缕红胡须从枪把那里流出来。

想当警察 159

现在想想，这个想法真好笑，一个想当警察的人居然想当强盗。

狂奔

他隐约听到遥远的地方升腾起掌
声和欢呼声，如同灿烂的霞光。

一

李祥感到薛老师扫了大家一眼。薛老师的眼光，像一阵疾风掠过树梢。大家都低下头。他觉得孙铭成、刘悦他们不需要低头，恽舟军他们也不需要低头，要低头的只是他。但是，他们都把头低下去了，低出一种逼人的气氛。他恨不得将脑袋钻进桌肚子里。

“三千米！”薛老师左手撑着讲台，右手竖起三根指头，他晃晃三根指头说，“三千米！”

初一(4)班教室里有了一阵骚动。孙铭成、刘悦他们慢慢抬起头，恽舟军他们的脖子也反弹似的直了。他们先是窃窃私语，再前后左右看看，然后把目光投向李祥。

李祥忽地上翻了一下眼皮。他看到薛老师的三根指头，三根指头像三根木棍，把他的心顶到喉咙口。他还看到了大家的目光，目光一道一道的，像一把把匕首。

现在是四月初。天气不冷不热。一个星期后，学校召开春季田径运动会。

“三千米！”薛老师又说。

“老师，”恽舟军站起来说，“我跑。”

“你已经报了一百米、二百米，一人只能报两项。”薛老师咳了一声说。

“那我——不报二百米，报三千米！”恽舟军说。

薛老师皱着眉说：“乱弹琴！”

孙铭成叹了一口气说：“要是一人能报三项就好了。”

孙铭成是班长，学习成绩好，在跳高和跳远上有优势。一个成绩好的人，如果体育又好，那就简直像一只老虎能唱歌。刘悦是副班长，学习好，但比较胖。她的特长在文艺上，文艺演出的时候敢拉《梁祝》。恽舟军他们成绩不好，属于差生，平时抬不起头，只有体育比赛和劳动时神气。每个学校都有不成文的规矩，体育比赛靠成绩差的人争光。恽舟军报了一百米和二百米。除李祥之外，差生都领了项目。

“我的指导思想是，每个项目都要报名。”薛老师双手撑着讲台，两肩煞有介事地耸着，他说，“三千米每班可以报两个人。我们班总不见得一个不报吧？三千米很难跑，难道因为难跑就可以不跑吗？”

“我不要求跑第一、第二！”薛老师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他前年才从师范学院毕业，在班主任工作上很有自己

的想法。他说：“我只要求我们班有人站在三千米的起跑线上！”

薛老师的话铿锵有力。他扫视全班：

“谁报名？”

“我。”

“谁？”薛老师一愣。

大家都一愣，四处乱看。

薛老师又问：“谁？”

“我！”李祥站起来。

二

一周后举行的春季田径运动会，成了全校的大事。穿运动服的人多了，下了课就去操场的人多了。

恽舟军他们穿着鲜艳的运动服，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田径背心，脚下是运动鞋。他们常常把钉鞋一只前一只后地搭在肩上，那样子就像从国家队回来了。体育比赛给了他们机会，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机，充分展示自己的潇洒。他们嘴上谈的都是刘易斯、贝利、乔依娜、约翰逊，然后就一次又一次地练习起跑和起跳，或者侧身将右拳虚握在右肩上方，再奋力向前一推，目光落在三四十米之外——这个成绩足能破世界纪录了——但还是不满意自己的动作，又一次侧身，把重心落在左脚上。

“三千米啊！”恽舟军说，“三千米是什么概念？”他停顿了几秒钟，让大家有时间思考，然后说，“在操场上跑……”他的思维在简单的数学题上遇到了麻烦。

“七圈加二百米。”孙铭成说。

恽舟军忙说：“对，七圈加二百米。”他看看埋头写作业的李祥说，“七圈！加二百米！”

李祥下意识地在草稿纸上画着圈子，恽舟军他们的话，直往他耳朵里钻，想挡都挡不住。恽舟军他们平时和他关系不错，但不知为什么，现在他们都挤到好同学一边，好像全班只有他一个差生。

“快看！刘朝旭！”恽舟军忽然说。

李祥不用抬头，就能看到刘朝旭是什么样子。刘朝旭穿着红白相间的运动服，个子比同龄人高，腿比同龄人长，走路步伐不大，但每一步都像踩在弹簧上。初三(1)班的刘朝旭，学习成绩不错，课余在市体校训练，是市田径运动会少年组三千米纪录保持者。学校的田径运动会，往年都在秋季开，今年提前了。刘朝旭夏天就要到省专业队去，学校希望他毕业前创校田径运动会三千米跑纪录、破市少年三千米跑纪录。去年秋季运动会，刘朝旭跑三千米的时候，天突然下雨，影响了成绩。

李祥明白恽舟军他们的意思，刘朝旭太优秀了，而他太差了。他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并且骨瘦如柴，要命的是他从

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去年校秋季运动会，初一不设三千米跑项目。他觉得他倒霉透了，提前召开的运动会，提前给了恽舟军他们机会，却让他如同走向刑场。他本来是不想报名的，但薛老师的话合情合理，又极具感染力，他好像被谁揪了一下按钮，脱口而出“我”，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何况，那时候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其他差生都是有项目的。

放晚学后，李祥在操场上走了七圈加二百米，一共是六千步。然后他出校门，在奔跑中数着步子。奔到家门口，他再转身向市第一医院，然后再回家。他数到九千零四十五的时候数乱了，但他的心也踏实了。

李祥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速度来对付六千步，也就是三千米。

三

早上五点十分，李祥提着两个空盐水瓶，蹿出门，奔出巷子。早晨的大街比较安静，清洁工人小心地扫着路面，汽车小心地驶过，怕把城市吵醒似的。李祥奔跑着，看上去他不像一个专业的早锻炼者，更像一个为某一个目标而奔忙的人。

李祥五点五十五分奔到市第一医院，拿上新换的盐水瓶，再往回奔。他六点四十分奔到家，用十分钟洗漱、吃早饭，再在七点半之前奔到学校上早自习。妈妈患有顽固性心脏病，

这种病就是和时间比耐心。医院让妈妈住院，妈妈的单位破产了住不起，病情刚一稳定就闹着要回家。急性子的爸爸顶撞了主治医生和院长，医生恼火地说：

“回去也行，每天早晨来拿药！”

李祥每天早晨来拿药，妈妈自己给自己输液。李祥的爸爸是不能来拿药的，他下岗了，托人找了一个工作，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火车站货场卸货。时间一长，医院里也就忘记了不愉快，有时给李祥两三天的药。但是，有一次李祥拎着四个盐水瓶，撞碎了两个。李祥对医生说：“还是每天来拿吧。”

“远吗？”医生问。

“还好。”李祥说。

医生就提前准备好盐水瓶，让李祥进医院就能拿到。

李祥奔到医院，一手拎着一个盐水瓶往回奔。他的手被盐水瓶吊着，不能前后摆动，这使他的奔跑动作有些古怪。路上的人多了，有些人猴在自行车上奋力往前骑，汽车大大咧咧地开着。他一只脚没完全落地，另一只脚就已经拔起、前跨、落地，先落地的那只脚又拔起、前跨、落地，周而复始，节奏很快。他的两只脚，就像装在一条流水线上。

李祥奔进斜斜窄窄的巷子，放下盐水瓶，把爸爸做好的稀饭盛在碗里凉着，再洗漱，再吃饭，再把饭盛给妈妈，再拎起书包向学校狂奔。他听到稀饭在他的胃里荡漾着，还发

出叮咚的声音。

太阳已经升起，只是被高楼挡着。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道路明亮了。在明亮的道路上，自行车一掠而过，汽车一掠而过，大家都是以奋力向前的姿势出现在早晨。李祥沿着人行道狂奔，穿过一个十字路口钻进一条小巷，再从小巷里冒出来，转向一条大路，又在大路的中段拐进一条小巷。等他从小巷里奔出来，学校大门就在马路对面。每天在这个时候，稀饭都变成汗，爬满了他的皮肤。

现在，李祥觉得他脱口而出报名是对的，歪打正着。他不惧怕三千米。三千米算什么？他每天早晨起码奔跑五千米。如果连三千米都不害怕了，那他还害怕什么呢？他挺了挺瘦小的身子。就在他身子即将舒展的时候，他心里一空。他想到三千米之后，三千米之后他还是个差生。他不是不想好，但他的精力似乎都花在奔跑上了。想好而不能好是很痛苦的事情。他不像恽舟军他们，他们好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还有力气，而他看起来连力气都没有。

李祥的腰凭空少了一截。他矮了下去。他看了看亢奋的恽舟军他们，心想还是把三千米跑好再说吧。

“不就是三千米吗？”李祥的目光穿过窗子，看着阳光下的操场，操场上有人在画白线。

四

四月的天气无可挑剔。该绿的都绿了，该青的都青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天气好像就是专门为运动会准备的，一连几个晴天，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蒙蒙细雨，天一亮又是晴空万里。空气清新了，有风吹过，地上不起一点灰尘。操场上白色的线，像天生从泥土里长出来似的，新鲜、醒目、有条不紊。

上午十点钟，初中部男子三千米决赛开始。

十三个运动员站在起跑线前。

本来是分年级跑的，但整个初中部只有十三个选手参加三千米跑，初一六个班一班一个，初二六个班一班一个。初三因为知道无法和刘朝旭竞争，每一个选手的首要任务都是为刘朝旭作陪衬，所以每个班都有人报名，但最后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临阵脱逃。反正他们都快毕业了，不怕学校找他们的麻烦。何况毕业班对这次为一个人举行的运动会，都有抵触情绪。学校没办法，临时决定初中部混在一起跑，最后按年级计名次。

起跑线前的李祥，穿着短裤，脚上是白色的跑鞋。这双鞋是他去年升初中后为上体育课买的，是最普通的那一种。鞋帮已经失去了本色。昨天晚上，他用四根白粉笔抹鞋帮，运动鞋终于显出涩涩的白。他很快就发现，其他十二位运动员脚下都是钉鞋，各种颜色都有，刘朝旭的钉鞋居然是彩色

的。他一下子就看出他与他们的差别，几乎想把腿和鞋缩进短裤里。他的信心被狠狠地挫了一下，神情立即就让人觉得经不起推敲。

初一(4)班的同学看着他们的选手李祥。李祥太猥琐了，他的头发里，都散发着值得同情、可怜的气息。恽舟军发出一声怪叫：“噢呀！”恽舟军的运气不好，早上第一个项目是一百米小组赛，连续两次犯规，被罚下场。他只有寄希望于明天的二百米跑和四乘一百米接力。他偷偷看看薛老师，见薛老师并没有制止他，又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刘悦白了恽舟军一眼。这个班上最胖的女生，心却最细，薛老师读课文，能把她的眼泪读出来。她向初一(5)班的同学借了一双钉鞋，让孙铭成送给李祥。

李祥没敢看孙铭成，脸上是平时不受重视的人突然受到某种关怀时常有的表情。他连连点头，换上钉鞋。现在，李祥穿着棕色的钉鞋站在起跑线前。他脚掌的前半部好像没有了。不，如果没有了也就好了，那前半部好像粘在脚上，骨头断了，皮还连着。这让他很不自在。他对自己的脚失去了信心。

运动员做着发令前的准备动作。有的脚向后踢碰到屁股，有的忽地蹿出去，疾速跑几步，再略微放慢速度跑几步，再疾速跑几步，在五六十米长的距离间跑出几种节奏，然后小跑着回起跑线，像一匹回厩的马驹。同学们用羡慕、钦佩的

目光看着他们，但他们装着视而不见。其实，他们就是为这些目光做准备动作的。刘朝旭轻轻活动关节。刚才，他已经沿着操场的内侧慢跑了两圈，又全力练了两次弯道技术。现在他孤傲地望着面前的跑道。喇叭里广播着为他加油的文章，女广播员激动得声音走了调。市体委的几个裁判在终点线那儿，亲自为他掐秒表。

李祥开始紧张。他没有那些准备动作，或者说，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每天早上总是一下子就冲出了门。他觉得跑就是跑，不用像他们那样，把力气耗在跑之前。但在这个时候，他又感到他的对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他也想跑几步，脚后跟抬起来了，脚前掌却像钉在地上。他全身的力量向上泛，涌到胸部、头部，两只脚像两根漂在水面上的枯木。

“你看他——”恽舟军指着李祥说。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李祥身上，他们觉得李祥好像走错地方了。瘦小的李祥像一颗土豆，连班上的同学都不好意思为他鼓掌、加油。恽舟军看了看跑道。三千米啊！一百米又算什么呢？一阵风就过去了，连回味的余地都没有。三千米就不同，即使观众开一会儿小差，再看过去，运动员还在跑。这个时候，在大家的注视中跑是多么幸福、神气的事！他恨不得天天都有运动会，他恨不得每秒都在跑。他像拎两只白鼠一样，拎着李祥换下来的跑鞋。鞋底快通了，露出黑色的橡胶，白粉纷纷扬扬。

砰！